

乔姆斯基教授的限制性

乔姆斯基今年8月去中国访问。据说,《人民日报》称乔姆斯基访华“热度超过国家元首”,在乔姆斯基北京大学讲演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时,北大校长声称,这是乔姆斯基教授难忘的一个夜晚,是乔姆斯基教授的“光荣”等,把乔姆斯基打整得如此廉价。倒是南方都市报比较诚实,以“日益高傲的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好迎接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并与之深入对话的准备”、“你是否担心自己的一些比较激进的理论观点,会被世界上其它一些政府所利用?”等态度采访。据说乔姆斯基回答:“没有一个政权会喜欢民主因为民主牵制权力。因此任何一个政权都在防止民主。”“我的一些观点被某些国家有意利用是很有可能的。很遗憾我对此无能为力。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也查了乔姆斯基的主要网上阵地 <http://www.zcommunications.org/zspace/noamchomsky>,幸好没有见到他访问中国的文章,至少在他自己控制的英文媒体上没有造成晚节不保的遗憾。

当我在1989年民主运动与北京和东京政权的斗争中成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最终不得不于1995年从日本流亡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见到受学生热爱的安那祺主义者乔姆斯基(笔者在“作为外交政策的美国民主主义” <http://cpri.tripod.com/cpr1999/chomsky.html> 中记叙道:“向耶稣讲道一样”),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安全的所在。后来,我买下他的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书,进一步读到他的许多政治评论时,虽然知道国际政治不是他的专长(我没有读过他的语言学著作),但还是为他的道德精神感动。在他70岁生日时,我也与全世界的自由主义者一同为他祝贺。他那时思维尚敏捷,亲自回答网上的论坛提问,我记得在回答anarchism中文翻译等问题时,他说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行为。

我刚到美国的头几年,利用各种学术论坛,积极交锋。在外交关系论坛H-Diplo上关于乔姆斯基的角色的激论中,一个美国海军学院的教授指责乔姆斯基是“卖国贼”:我们这么多美军士兵在全世界用生命“保卫自由”,你却坐在最高学府的最尊贵位子上谩骂我们,比任何敌人带来的伤害还大!一个乔姆斯基的好友、普林斯顿大学(另一个最高学府)教授坚决拥护乔姆斯基是最讲原则、几近殉道的知识分子。我以自己冷战后期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的背景,指出正是乔姆斯基这样的反对本国政府政策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存在,才使东方的知识分子接受、认同西方的文明价值和社会制度。从这种意义上讲,乔姆斯基才是最大的爱国者。

不过,从我的知识角度看,在进步、左翼、自由事业圈子里的乔姆斯基的时事政治评论无处不在,不免千篇一律、难免浅显偏颇。2005年我第一次访问波士顿,在MIT看到作为“品牌”的乔姆斯基的大幅画像,意识到美国“最高学府”的存在合理性(哈佛大学也雇用“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者”),我完全没有拜访他的念头,更愿去“朝拜”1927年被麻省处决的两个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贫苦移民。我已经抛弃回到清华“创建中国社会学”的梦想或招摇撞骗成“中国政策研究祖师爷”(南开大学的邀请函),而坚定认为必须解散、摧毁清华、北大这些已经堕落为当代奴隶制(所谓“中国模式”)的精神帮凶机器。如果

我不得已长期在美国流亡的话，正是我们这样的政治难民（以第一“建国之父”潘恩为代表）创造、发扬了美国的精神基础和价值体系，这正是我在美国选择清贫的生活面对权力（联邦政府）和金钱（大公司）的力量所在。

其实，乔姆斯基等西方的自由派人士，虽然卖力反对本国政府的外交等政策，却不可能改变、动摇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对于人类文明没有多大贡献。对于他们，“历史已经终结”（福山）。当然，如果乔姆斯基能够在十几年前神志敏捷时访问中国，虽然不能在监狱见到他真正的自由主义战士同志，也可以见到无处不在的“上访”冤民，至少不会象别的权贵（如江泽民、小布什，高尔）、大亨（如高盛集团）、骗子（如李敖）那样也跑到清华、北大这些摧残自由的交易处去凑热闹。当然，我也认识一些不了解中国而盲目支持北京当局的西方进步人士，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幻想，是支持他们反对本国政权的信念，不能崩溃。我早已学会不从理性上批判、嘲笑他们，而更从感情上同情、尊敬他们。对八十多岁的乔姆斯基也该如此对待。看到乔姆斯基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并列在濒于停刊的曲高和寡的安那祺主义理论刊物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的捐助名单时，我的失望之情不翼而飞。

我在大学时期，从苏格拉底、斯宾诺沙、卢梭、马克思、克鲁包特金等西方知识分子影响了人生观，无意识地在寻求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典范，自然对安那祺主义者乔姆斯基产生最大的共鸣。不过，回想起来，自从我1986年离开中国，结识了不少日本、欧美友人，最值得尊敬的却是普通的退休管道工Loz Dean老太太。她年轻时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但后来主要参与工会活动，退休后加入劳动党（我与她同在圣何西支部开始了解她），被各界人士推选为主席为维持、重建圣何西市中心的综合医院而无私无酬无怨地奔波。从她那里，我学到美国民主制度、西方文明价值的真髓。与文凭不高的Loz这样的民众相比，“大师”乔姆斯基的知识（语言学）、半知识（政治评论）、反知识（被专制制度利用），完全可有可无了。我需要Sklar这样的务实律师帮助共同推进全球的人权进步，但再也不需要任何在有权势、名声的西方“思想家”分担我的思想使命和精神职责了。

别了，乔姆斯基教授。

[赵京，2010年9月8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http://cpri.tripod.com>]